

光回大地
滿海金波
2014
尾聲，陳澄波獻上最後一曲……



灼熾的陽光、躍動的枝葉，是我們所知道的陳澄波，熱情而激昂。流連於嘉義公園、淡水小鎮，下筆如揮劍般穩健的陳澄波，爽朗而自信。排列有序的電線桿、鱗次櫛比的磚瓦房、揚首昂然的燕尾脊，呈現出節奏明快的視覺韻律感，是陳澄波對故里的謳歌。2014年，時逢陳澄波百二誕辰，一場全面而深入、既熟悉又新鮮的年度巡迴大展於焉展開，歲末，於國立故宮博物院，隆重為巡迴展吹響下次再起的落幕號角。

南國艷陽——東亞巡迴展 下的夏之花

文 | 楊惋茹 圖 | 本刊資料室、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尊彩藝術中心

自2014年1月起，歷時一年的「陳澄波百二誕辰東亞巡迴大展」由台南啟航，渡海登陸中國北京、上海，再轉移陣地至日本東京，最後浩浩蕩蕩地來到了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作為終點。回顧這一年的巡迴展覽，讓數百件陳澄波作品與文物依其當年行過的足跡再次一一踏訪，著實是場前所未有的展覽盛舉，更遑論這次並不依循一般巡迴展僅是移地重現的辦理模式，而是在每個展覽地點都設定獨立主題，因此呈現出各異展覽面貌與軸心，也顯見陳澄波的作品面貌多元紛呈且極具深度。然而，若認為一年的時間足以訴盡陳澄波的畢生貢獻似乎又顯得倉促。所以，即使已走到了巡迴終站也不代表就要在此畫下句號，而應該視為再次審視陳澄波藝術成就的轉折點。

回顧這一位隨著時代鼎革而起落的藝術家生命歷程，或許會有壯志未酬之憾。然而，在追尋極致藝術的漫漫道路上，陳澄波並不是踽踽獨行，熱情的性格使他一生交遊廣闊。驟然離世後，幸由妻子張捷女士的悉心保存與後世子孫的接棒存續，也讓為數豐碩的作品與文物得以重見天日並還其應有的尊重與珍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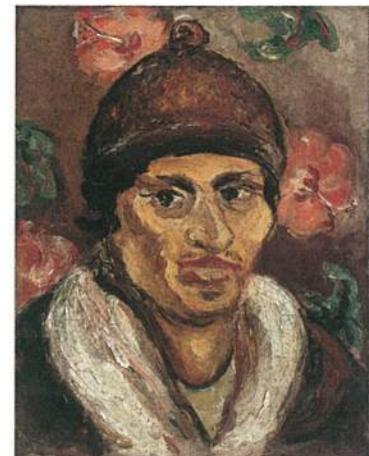
陳澄波文化基金會以2011年高雄市立美術館「切切故鄉情：陳澄波紀念展」與2012年台北市立美術館「行過江南：陳澄波藝術探索的重要歷程」為開端，這些年來持續進行畫作的修復與研究。在2014年，也就是陳澄波的百二誕辰，定位以亞洲為視野，台灣為

核心的東亞巡迴大展磅礴登場，除了展出陳澄波家族擁有的作品、文物之外，還得力於諸多藏家的慨然借展，透過尊彩藝術中心

與香港佳士得公司居中奔走，展覽中有許多作品都是首度於大眾面前曝光，因而也呈現出陳澄波最完整的藝術面貌。這一場由陳澄波文化基金會發起的跨國巡迴展覽，締結了公部門、學界、民間單位以及策展團隊的齊心合作與貢獻得以完成，不單是場精品紛呈的展覽，相隨應生的是極為專業的學術交流、修復研究以及教育推廣；藝術行政的規格與高度，足以比擬許多國際大展。

展場之內

適逢陳澄波百二誕辰，讓我們得以看到一個藝術家的成功絕非偶然，傑作也並不是在畫布前即興揮灑而成，係在動筆之前下過無數的苦功堆疊而成。陳澄波近30歲才赴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就讀，起步較晚的他更加努力地填補落後的繪畫資歷。在學校的訓練之外，他大量蒐集帝展等展覽作品的明信片作為參考，數量之多連日本學者都相當敬佩。而透過家屬悉心保存



左 《自畫像》·畫布油彩 · 41×31.5 cm · 1928。

右 《自畫像》·畫布油彩 · 41×31.5 cm · 1930。



《我的家庭》，畫布油彩，
91×116.5 cm · 1931。

的照片、書信等文件，可以看到陳澄波始終和美術啟蒙教師石川欽一郎保持書信連絡，向其請益創作方向與作品評論，除了感受到他對恩師的感念與尊敬，還有對藝術的追求不怠；而他與當時藝術家頻繁的交往與切磋，在在成為他探索更多藝術表現可能的正向資源。

策展人蕭瓊瑞教授曾提出，陳澄波應是台灣美術史上第一個具備「現代繪畫」探索意識的先驅畫家。西方繪畫自塞尚以降，顛覆了傳統透視學的視覺再現，改以表現心智認知的物象，此後更有畢卡索所說的「我一生不畫我眼睛看到的，我畫我所知道的。」另外，陳澄波也如梵谷一樣大量抄寫文學作品，學習以思維取代眼睛去看風景，因此作品不是單純的視覺再現，富有深厚情感而易於觸動人心。陳澄波對於西方現代藝術大師的學習，可在較早期的作品上看到，比如作於1928、1930年的2幅自畫像，無論是構圖或筆觸都可以看出明顯的梵谷風格，散發出強烈的內心情感。而完成於1931年上海時期的《我的家庭》以玫瑰色的背景襯出全家人團聚的溫暖與甜蜜，並將總是全力支持他的妻子置於中心。半圓形的桌面與擺在桌上的文具、書信則是承接了塞尚的移動視點所描繪，因此也呈現出塞尚那種物品似要傾移的不安定感，都超越了學院訓練的表現。爾後，陳澄波的作品出現了中國水墨韻味，一方面是受到上海大環境的浸淫，另一方面則源於自幼的家學薰陶。東方風格時而強烈躍然

於作品上，時而則與他熟練的西方技法相互融合，東方思維與西方媒材對於陳澄波而言是並行無礙的，也因此形塑出強烈的個人風格。

他豪情積極，就如南國豔陽炙熱而不刺眼。除了在創作上多方汲取與勇於嘗試，身為美術老師也使他視藝術教學與推廣為使命，積極催生美術團體與推動相關活動。中國第一個前衛藝術團體決闊社與台灣極具影響力的台陽美術協會，都可見陳澄波為草創成員。這位來自於嘉義鄉里的畫家，以勤懇不懈的態度，將汲取自台灣、日本與中國所得到的養分，哺育給他熱愛的土地，我們已不能夠再以二二八受難者的標籤窄化陳澄波的藝術成就與定位，縱使生命的戛然而止，亦不等同於藝術的完結，透過這次的巡迴大展，讓我們重新檢視這位藝術家下筆藏巧露拙的深沉情感與創新多元的藝術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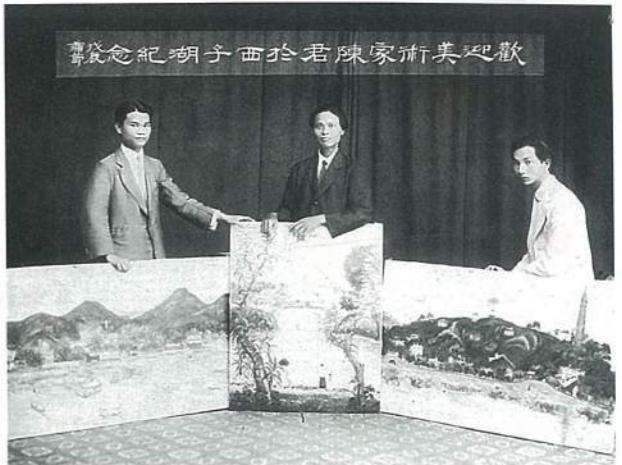
總結陳澄波的一生，猶如泰戈爾的詩句：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寂美。

展場之外

這場巡迴展的幕後功臣是整個家族強大的凝聚力與共識，從細心保存的各式畫具、信件、獎狀、聘書等文件、乃至細小到制服的鈕扣，都能感受到家族對陳澄波的重視與親愛。而且他們具備豐富的展覽經驗與專業的修復觀念，所以在展覽籌備與執行過程，都能確實掌握欲呈現的關鍵而準確切入。陳澄波文化



1926年，陳澄波（後排右一）與東京上野（上車坂町）宿舍的同學留影；
前排左一為林玉山。



陳澄波在西湖與畫友合影。（約1928年）

基金會董事長陳立柏自東南亞商場退休返台後，就一直在思考祖父陳澄波最大的核心價值是什麼？要如何發揚？答案是傳承！秉持著祖父畢生作為畫家與美術教師的身份，其藝術價值要被承傳，因此基金會從修復作品、製作繪本、複製畫作、出版作品套書等方式著手，盡可能地讓大眾透過多種管道來認識、接觸藝術。而且並不局限於只籌畫與建構陳澄波的藝術推廣，本次在東京藝術大學舉辦的「青春群像」，所展出與陳澄波同時期前後入學的台灣藝術家作品，也都由陳澄波文化基金會協助提供適當的修復。

陳澄波的作品近年來在藝術市場行情，盡管不復火熱，但依然有許多喜愛其作的藏家真心熱愛購藏，然而，家屬並不隨之起舞以迎合市場需求釋出作品，而是慷慨地捐贈作品給許多美術館典藏以供研究之用，但求在藝術史的研究與定位。包括這次巡迴展出的北京中國美術館、上海中華藝術宮都分別獲贈油畫、水彩、素描不等的8幅作品，而這也首創台灣前輩藝術家作品捐贈給中國典藏之舉。本次的協辦單位尊彩藝術中心自1997年起，便和基金會合作各項展覽迄今，總經理陳菁螢表示，尊彩在2000年曾受邀至北京中國美術館展覽，在那時就觀察到大陸的藝術單位已在著手進行台灣藝術家的研究。陳澄波雖然出身台灣，但在滬時期相當活躍，亦是他們研究上海近現代藝術發展的重點人物之一，因此大陸學者相當重視這次的巡迴展覽，還特地來台灣進行3個月至半年不等的田野調查，並且在陳澄波文化基金會保存的資料中看到很多在大陸已散佚的珍貴文物史料。藉由這次展覽的機緣，得以使雙方互相交流分享既有的研究，也以此為基礎共同建置近現代上海乃至於中

國藝術的繁美風貌。

其實在巡迴展覽期間，適逢台灣反服貿的太陽花學運效應延燒，原已排定在中國的展覽一度受到影響遭緩辦，幸在有力的藝術人士奔走之下得以如期展出。文化或許無法斷然與政治劃清界線，但是絕對可以超越政治，藉由這次海外巡迴展的熱烈反映與迴響，可以明顯看到「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弭合」的觀念更為落實。

所謂人生朝露，藝術千秋。陳澄波百二誕辰東亞巡迴大展是一個美好的開端，期許日後有更多歷程是藉由藝術書寫與記載。■



陳澄波攝於上海，背景
作品為《清流》。



四處流轉的日光 ——各地展覽大不同

為期一年的東亞巡迴大展，於陳澄波百二誕辰之際再次造訪曾經供應他不同的生活氛圍與創作靈感之處，除了能藉以回顧陳澄波各階段藝術的養成，也與當地民眾一同分享陳澄波的熱情與精神不滅。

第一站 台南 Tainan

主題：「澄海波瀾」

展期：2014年1月18日至3月30日

陳 澄波雖出生於嘉義，但在日治時期則隸屬於臺南州，因此以臺南這個文化古都作為巡迴大展的首站，共籌畫4個展區，主軸分別在呈現出陳澄波不同層面的藝術成就：

1.新營文化中心「現代之眼、美育前線」：這是陳澄波藝術生涯中最核心的價值，終身作為畫家與教師，他對於現代藝術的探索與美育傳承的熱情，可由他積極促生中國決瀾社、台灣台陽美術協會等藝術團體看出。

2.台南文化中心「巴黎想像、世界座標」：寓居多地只為追求藝術的陳澄波，在此過程不斷累積而成的多國觀點，成為他表現創作的最佳靈感。雖然終未如願親赴巴黎，然而其視野高度也已然跨越國際侷限。

3.鄭成功文物館「東方情緒」：陳澄波遠赴東京接受完整藝術訓練時，適逢日本正有「東方

熱」、「中國熱」，促使他回歸文化主體思考，而後又前去上海任教、親炙中國文化對他的影響，也呈現在其多元的藝術面貌上。

4.國立台灣文學館「波光瀲灩」：共邀集33位詩人分別為陳澄波的作品寫詩，呈現出畫面散發出的鄉土之愛與人文思維。

除了展覽之外，這些展區共計還舉辦了10場專題講座，內容含括陳澄波繪畫風格介紹、以時代為切面的文化探討、作品修復（包含與科技的跨領域結合）等，面向豐富多元。

而本次在臺南展出的作品，最受注目的就是在2007年以新台幣2.1億元成交，創下台灣前輩畫家拍賣紀錄的《淡水夕照》了，這是自拍賣後首度於公眾場合曝光，係由臺南市長賴清德親自致電向藏家邀借而成，藏家即為三立電視台總經理張榮華、蘇麗媚夫婦。

左 鄭成功文物館外觀在展覽期間，特別以陳澄波自畫像的背景圖案為造景，以強化展覽意象。

右 展區一角陳列出陳澄波作畫的用具。



上 北京「南方豔陽」展區一景。

下 於北京的展覽上，時任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與尊彩藝術中心負責人余彥良、總經理陳菁瑩夫婦合影（左至右）。

第二站 北京Beijing

主題：「南方豔陽—陳澄波藝術大展」

展期：2014年4月24日至5月20日

作 為海外巡迴首站的北京，是唯一陳澄波當時因病而惜未造訪之處，此行也算一償其夙願。北京中國美術館展場精選了137件作品，依年代畫分五大主題為：「追日少年—從出生諸羅到東美」、「行過江南—從蘇杭風情到上海煙波」、「前衛先鋒—超越學院規範的現代表現」、「油彩化身—切切故鄉情」以及「超越時空遇大師—作品保存修復」。

為使民眾在入場前能夠先對陳澄波的生平、藝術有概略了解，展覽期間也邀請策展人蕭瓊瑞教授主講以下內容：一、來自諸羅的小孩；二、台北國語學校與美術啟蒙；三、東京美術學校與帝展入選；四、上海任教與30年代風華；五、返回故鄉後的土地讚歌；六、陳澄波藝術的特色，以利參觀民眾更易於欣賞作品。



而中國美術館館方也別具心裁地在另一展區配合辦理了「脈脈之思—王悅之藝術展」，讓兩位前半生背景相當的藝術家，同樣生於台灣、赴日本求學後再到上海發展，以特別的形式再次相遇交流顯得深具意義，也可視為兩岸共同書寫近現代藝術的開端。



第三站 上海Shanghai

主題：「海上煙波—陳澄波藝術大展」
展期：2014年6月6日至7月6日

繼北京之後，巡迴展來到了陳澄波寓居5年的上海，展場即位於中華藝術宮33米層全層展廳，場地相當完整，分為三大主題展區「從諸羅到東美」、「行過江南—上海時期」以及「艷陽下的故鄉」，共展出225件作品並輔以相關的物件，呈現陳澄波的生命與藝術歷程。

1933年6月6日，陳澄波迫於中日戰況漸趨緊繃的局勢，在法律上屬於日僑的敏感身分，只能黯然自上海返回台灣，也阻絕了與當地藝術家的親身交遊。未料在八十多年後的同一天，子孫竟帶著他的作品重返上海藝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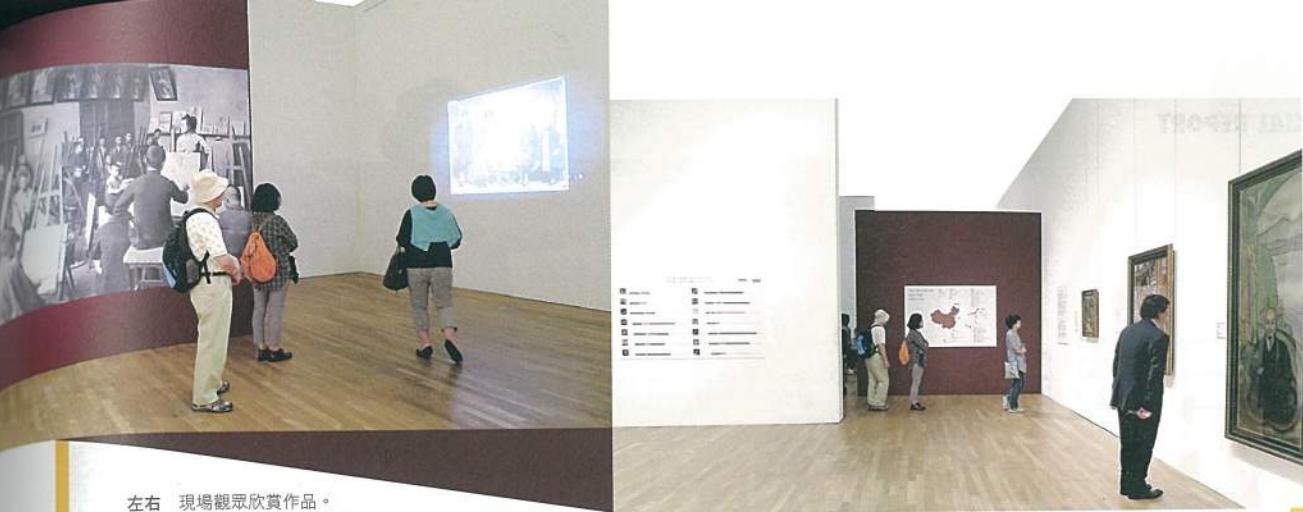
除了作品展覽與座談，當地學者還實地考察了近現代上海重要的藝術活動據點，而這些遺跡之間正巧可連成一道弧線，其中包括了對於陳澄波意義非凡的地點，如他的寓所、任教學校、寫生景點、展覽地點等，並將之集結編製成導覽手冊「盧灣之弧

—陳澄波上海時期相關遺跡考察」，以短文搭配作品介紹這些地點曾發生的重要藝術事件，還有今昔情景的照片對照，大陸學者如此深入的用心調查，也令人相當感佩。

左 圖為說明陳澄波一生移居的地點標示。

右 陳澄波作品修復成果展區入口。

下 上海「海上煙波」開幕式，由左至右為：中華藝術宮副館長李磊、陳澄波文化基金會董事長陳立柏、策展人賴香伶、策展人蕭瓈瑞。



左右 現場觀眾欣賞作品。

第四站 東京Tokyo

主題：「台灣近代美術—留學生們的青春群像（1895-1945）展覽」

展期：2014年9月12日至10月26日

日本的展覽形式稍有不同，展覽地點選在東京藝術大學，即陳澄波當初就讀的東京美術學校，另外邀集了其他13位亦於1895至1945年間，至該校留學的台灣藝術家，如：黃土水、廖繼春、郭柏川、李石樵、李梅樹、陳慧坤、陳植棋等人，共計54件作品辦理別具意義的校友聯展。

以「台灣少年郎東美重逢」、「台北、東京、巴黎、北京／上海」以及「美麗Formosa」三大主軸，呈現出他們在母校養成的藝術訓練成果、對於當時藝術潮流的追尋與發展，乃至學成後對於台灣本地藝術動向的影響與耕耘。[▲]

展場外的二三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巡迴展的各主題由書法名家董陽孜女士題字，她也是自幼即學習書法而後接受了完整西畫學院訓練，將兩者成功結合並揉萃自我風格的藝術家，與陳澄波一生探求東西藝術交融之道相為呼應。

而巡迴各地的展覽，除了有豐富的作品搭配嚴謹的講座、研討會之外，在北京、上海與東京，都有設置作品修復專區。一方面是陳澄波文化基金會在1997年曾委託日本東京藝術大學修復2件作品後，便有心投入更加嚴謹的學術性修復作業，在經多次討論後也決定要在國內培植專業人才，因此從2011年起東京藝術大學與台灣師範大學進行合作計畫，展開長期的學術與實務交流，期間也有正修科技大學的團隊加入，分別針對紙質、畫布、木板等各異材質進行不同的專門處理手法，近年來已有斐然成果；而中國展覽單位也對於修復作業相當有興趣，甚至還提出需展出作品修復的案例，因此在北京跟上海都有展示在處理畫作汙損、龜裂、剝落、變形等不同狀況的前後比對圖片；另外，也透過X光的照射得以一窺藝術家在最終定板的畫面下所歷經的創作階段。而作為帶頭領導修復工程的東京藝術大學，則是在正木紀念館採以與台灣師範大學共同執行的修復研究成果展來呈現。

在台灣的展覽雖然沒有特別以專區呈現修復議題，不過卻有兩項辦理模式更為活潑的交流活動。秉持著陳澄波身為教師的志業，基金會始終著力於藝術教育推廣，在東亞巡迴展正式啟動之前，就已經持續將作品進行高畫質的數位掃描，並在2013年就開始以臺南市的中小學為核心出發點，以40件數位微噴的精緻複製畫進行巡迴展出，培養學童自小就有接觸、欣賞藝術的習慣。

另外，中央研究院也透過數位典藏的成果，共計三場的「光影旅行者—陳澄波百二互動展」隨之展出，分別已於2014年1月在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博物館、2014年6月高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辦理完成，終場則是現正在台北松山文創園區展出至今年2月底。這也是台灣首見的本土藝術互動展覽，場內涵括五大主題，從入口意象「南方艷陽」介紹陳澄波生平紀事，以「時空旅行」展現各時期的經典畫作，而「探索劇場」是將畫作數位化轉成大型劇場情景，「修復密碼」展現正修科技大學多年來修復陳澄波作品的歷程與點滴，終場則是展出陳澄波生平最後一件作品，充滿潛在力量的「玉山積雪」作為他畢生藝術的高度彰顯。

冬日裡的春暉 ——故宮「藏鋒」特展

一生懸命

策展人蕭瓩瑞教授指出，陳澄波終其一生都在表現三個面向：首先，是對土地的熱情；其次是對現代藝術的探索；第三個則是中國水墨的追求。而最後一項也是作為一系列巡迴大展的終站「藏鋒」，所要呈現的主題。若對於陳澄波稍有了解，都會知道他乃首位以西畫入選日本帝展的台灣藝術家，得獎作品是以故鄉為題的《嘉義街外》，因此，前兩項特質是顯而易察的。

而在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壓軸展覽突破以往大眾對陳澄波作品所慣知的鄉土情懷，這是首度著眼於他以中國水墨意趣為主軸的專題式展覽。選擇「藏鋒」這個充滿傳統中國哲思的觀念切入，除了與故宮博物院的定位相符之外，也可以看到這位以西畫獲獎而一舉成名的藝術家並不畫地自限，終其一生未曾停歇對藝術表現的多元探尋以及內化於心的東方能量。

「藏鋒」開幕晚會盛況空前，圖為故宮院長馮明珠於台上致詞。



上 設置在故宮正館入口的展覽看板，可見書法家董陽孜所題之各巡迴展主題。

下 展區內以倪雲林與陳澄波作品交互投影，流轉之間可見兩者跨越時空限制的文化傳承與精髓再現。

大徙移下的風格追求

「藏鋒」展場依陳澄波的生平分成六大主題，並特別以農曆的節氣分區：驚蟄（1895-1924）、初露（1924-1929）、小滿（1929-1933）、大暑（1933-1945）、霜降（1945-1947）與立春（1947-2014），對應他一生各個重要階段，基於對藝術的熱愛由台灣負笈日本、至上海任教爾後再度返回故鄉台灣，在大時代波瀾洶湧之下徙移，當時或許會有造化弄人的無奈之感，但這些經歷也都是造就他之所以為陳澄波的養分。

一如陳澄波曾在1934年接受訪問時提到：「我因一直住在上海的關係，對中國畫多少有些研究。其中特別喜歡倪雲林與八大山人兩位的作品，倪雲林運用線描使整個畫面生動，八大山人則不用線描，而是表現偉大的擦筆技巧。我近年的作品便受這兩人影響而發生大變化。我在畫面所要表現的，便是線條的動態，並且以擦筆使整個畫面活潑起來，或者說是，言語無法傳達的，某種神秘力滲透入畫面吧！這便是我作畫用心處。我們是東洋人不可以生吞活剥地接受西洋人的畫風。」

所以一進入展間，觀者就能看到牆面輪流投影出倪雲林與陳澄波的作品，而在相互轉換的瞬間，必會驚訝於兩者之間的用筆、取景營造竟有極為相似的韻味，明顯反映出陳澄波自述對於中國傳統繪畫的吸納。對於東方藝術風格之追求，其實並不單純始自於陳澄波生活在上海的原因；而是在他一生不斷積累而成，乃至於自上海時期開始有更為明顯的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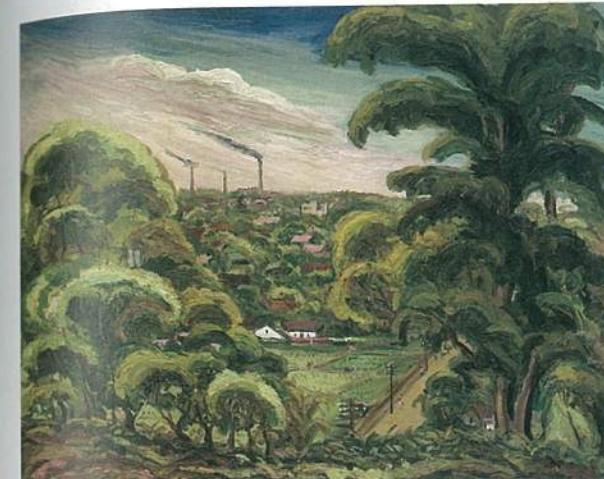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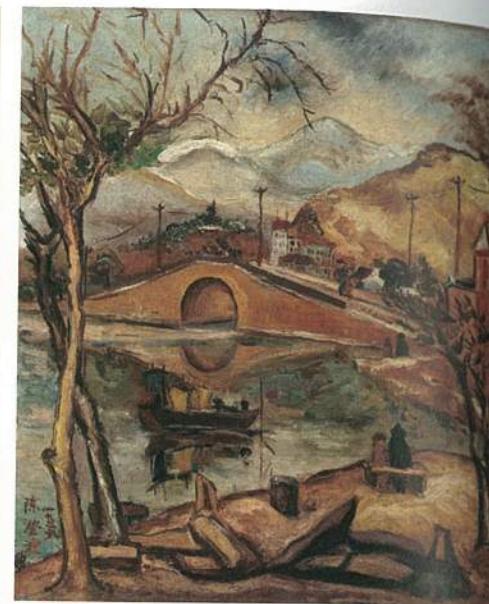
陳澄波雖然生於1895年清廷割台之際，然而父親陳守愚為前清秀才，或多或少必受到家學薰陶，對於漢學有一定概念。爾後赴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就讀，當時校長正木直彥即是推行日華文化交流的核心人物之一，可想而知陳澄波必然會受到這股中國熱的影響，亦可由家屬收藏的文物裡看到他擁有宣傳中國當時相關展覽的明信片。而應藝術家王繼遠之邀與恩師石川欽一郎的鼓勵，陳澄波畢業後遠赴上海並在多所藝術學校任教，擺脫了在日本求學時期尚需倚賴妻子提供生活費的拮据局面，身處在東西文化交流頻繁的十里洋場加上任教的學校與寓所位於在法國租界區內，比較不容易受到大環境動盪不安的影響，同時又能與上海的藝術家們相互切磋，無論是心境或視野都更加開闊，皆利於他全心追求藝術表現並逐步形塑出自我風格。



左 《立姿裸女-32.1(24)》, 紙本淡彩鉛筆, 36.6×26.5 cm, 1932。上海時期提供陳澄波探索現代藝術的最佳環境，尤以淡彩裸女系列為一大嘗試；非視覺再現的主觀表現，帶有線條與色面的前衛探索。

右 《清流》，畫布油彩，72.5×60.5 cm, 1929。為陳澄波最為珍愛的作品，以傳統中國繪畫語彙呈現出西湖為千古文人傳唱的雋永景致。

下 《坐禪》，畫布油彩，27×27 cm, 1933。



《展望諸羅城》，畫布油彩，73×91 cm, 1934。

此為陳澄波自上海返回台灣定居，所描繪故鄉嘉義的風貌，呈現農業與工業並置發展的繁榮景致。以豐富的綠色調變化推展空間深度、整體明快有力的筆觸與前景右側刻意誇大的樹木，都呈現強烈的主觀表現。



《山水扇面》，紙本水墨，22.5×40 cm, 1946。
此為陳澄波以嘉義參議會議員身分，前往台南東山作民眾服務時所繪，扇面可見傳統山水構圖，顯示他未曾停止中國式繪畫的創作。

眾多作品一睹為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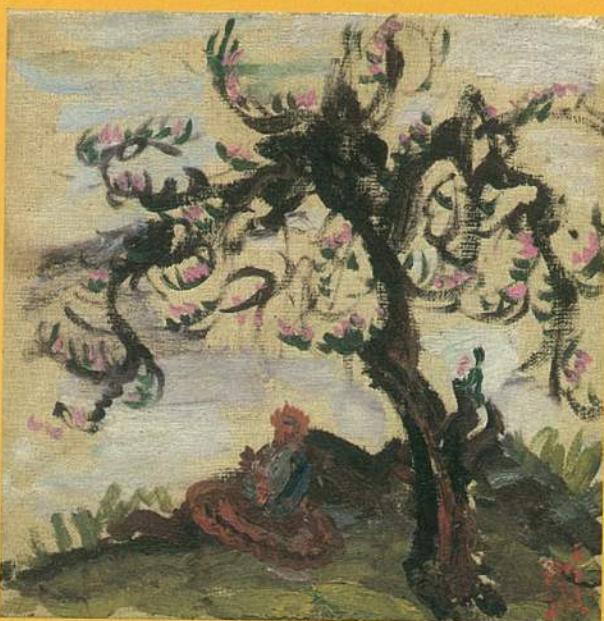
展場內兩件大幅書法作品，一件是出自於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表定的習字課程，以流利行書揮毫而成的《前赤壁賦》；另一件由學者推定應作於上海時期的《朱柏廬治家格言》，則以工整楷書洋洋灑灑寫下通篇數百字，除了能看出陳澄波優異的書法造詣之外，亦可以得知他對傳統漢文化必有相當程度的學養與認同，自然也不難想像他援以純熟的書法用筆注入在日後繪畫表

現。

另外，依陳澄波簽註日期可確定完成於上海時期的2百餘幅淡彩裸女，形體超脫實際視覺再現、不意表現胴體之豐美或情慾，但見線條運轉流暢、色彩塗染恣意，係陳澄波以主觀思維嘗試筆墨意趣的前瞻性，也極具現代先驅表現，都可由本次展出的10餘件作品一睹為快。

同屬於在上海時期1929年完成的《清流》即是中國式繪畫特色的極致表現，以一河兩岸式的高遠構圖、黃褐色統調、駕舟遊湖的題材、毛筆式的柔軟用筆。除了於上海舉辦的「第一屆全國美術展覽會」展出之外，亦獲選「全國十二大美術家」並代表參展芝加哥世界博覽會；也在同年入選第三回臺灣美術展覽會無鑑查品。此作也極受陳澄波珍愛，在上海展出時特別標註為「非賣品」；而在臨終遺書中交代將所有作品售出以資助台灣畫運推動，唯此作需保存；可見他對於中國式繪畫的重視。

返台後，一系列以故里為出發點乃至於全台各地景點風光的畫作，體現了他對台灣土地的熱愛與追求。濃豔的紅屋綠樹、素樸的黃土青潭，早年台灣風土透過陳澄波的炯然目光、明快筆力，猶如時光倒流般重現在觀者眼前，而我們似乎也能感受到夏季烈日高掛之下令人無從走避的大氣熱度。然而，他對於東方風格的表現也未曾停歇，展場內可見三件並置的小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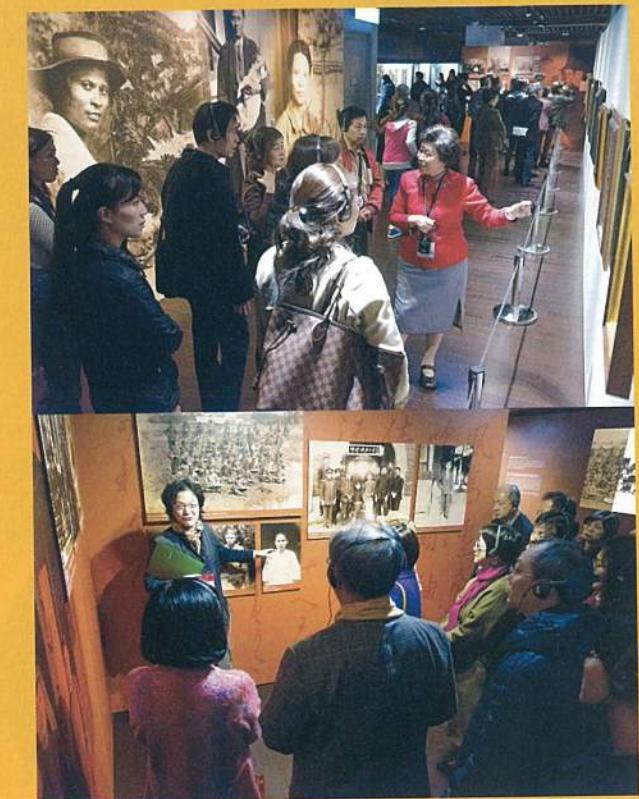


油畫《坐禪》、《月夜》以及《雌伴雄武》清楚地呈現出中國式的筆墨意趣。《坐禪》與《月夜》以極為寫意的奔放線條勾勒幾乎難以辨別的樹木形象，並明顯有枯筆皴擦的痕跡；而《雌伴雄武》則更進一步，以描繪兩隻番鴨互為依偎的中國傳統禽鳥題材，用重彩畫筆刷出羽毛的質感並形塑成近乎圓形以呈現身體量感，而陳澄波在畫面左上方還題上了作品名稱與用印，已然是中國傳統水墨畫的表現模式。

陳澄波雖然是第一位以西畫入選日本帝展的台灣藝術家，但他的能耐與企圖並不僅止於此，透過這檔在故宮的展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熟稔地運用西方媒材來創作具有中國意趣的油畫，而且超越了油畫既有的表現形式。老練的用筆技法表現在其線條趣味、擦筆質感，皆能從眾多作品中找到他對於中國傳統繪畫的傳承與吸納。

藏鋒，有濃厚的中國文人謙遜哲思——寧拙勿巧，卻掩蓋不住筆下的自信與熱情。對於陳澄波的藝術成就，不應該僅停留在他受政治事件牽連而驟然殞落就此作結，矮化其對促進台灣藝文環境發展的發聲與貢獻。「台灣的歷史應該以文化為主軸，而非由政治書寫。」這也是策展人蕭瓩瑞教授賦與這檔展覽作為本次巡迴大展終站的核心價值與期盼。

透過藏鋒，使我們再次見到那個始終在豔陽下佇立著，未忘初衷的陳澄波。▲



觀眾仔細聆聽導覽人員說明。